

## 撒拉语中的突厥语因素

——一种具有察哈台语形式的乌古斯语？

(美)杜安霓 著 赵其娟 马伟 编译

(青海民族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关键词:**突厥语;撒拉语;乌古斯语;察哈台语;联系

中图分类号:H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3)03-0123-06

## On the Turkic Factors in the Salar

(American) Writd by DU An-ni Translated by ZHAO Qi-juan MA Wei

**Abstract:**As is often typical of geographically peripheral language, Salar is both highly conservative (of Premodern Turkic features) and innovating (through language contact). Its Turkic features represent several historical layers which reflect contact with different Turkic groups. With such a complex synchronic picture and with gap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Salar has been a difficult language to classify.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evidence against a genetic affiliation of Salar with modern Uyghur (i.e. Southwestern Turkic), and evidence for (1) a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Oghuz Languages (Southwestern Turkic), and (2) sustained contact with South Siberian and Qipchaq Turkic.

**Keywords:** Turkic; Salar; Oghuz; Chaghatay; contact

## 1. 总括

撒拉语是一种突厥语源的混合语,近70000人使用这一语言。基本上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也就是在今天的青海省以及相邻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历史、人种史、语言学方面有证据表明撒拉语起源于西突厥斯坦,在当今的撒马尔罕(前苏联城市)地区南部。撒拉语很可能与现代Salar—土库曼语有关。传说中的撒拉祖先中的头目尔勒莽被证明是乌古斯汗孙子Salar后裔,同时不明的历史记载直接将Salors和撒拉人联系在一起。从拉施特和中国报道,我们也知道撒拉人在14世纪到达西藏安多(今青海地区),鉴于他们迁居的

时间和绕行的路程,鉴于蒙古元朝期间他们享受的较高的地位,他们或许是蒙古军队的一支分遣部队。在西藏安多,撒拉人和当地的藏族通婚,后和中国的穆斯林通婚。他们接受了当地的许多习俗及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长久不断地处在两种文化的接触和融合当中,以及吸收了汉语和藏语中不同的语言成分,如音位、词法、句法和词汇,使撒拉语发展成一种混合语言。

时至今日由于大量的语言接触,撒拉语的发展及其音位学都很复杂。其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语言层面——突厥语,有着浓重的汉语和藏语的因素。撒拉语中的突厥语层面是由乌古斯、克普恰克和东南突厥语层组成。

收稿日期:2003-04-21

作者简介:赵其娟(1965—),女,山东济南人,青海民族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马伟(1970—)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撒拉族语言文化研究。

东撒拉语(青海、甘肃)和西撒拉语(新疆)组成两种撒拉语方言。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由于从青海到新疆的几支由撒拉族的小移民群形成了新疆地区的现存的撒拉语。

以前关于撒拉语的主要研究包括如下:语法和文献;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词汇学;音位学。我目前的研究是以1991-1993年间的在中国的实地调查为基础。

现代撒拉语基本上是一种混合语。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从其它几种语言结构转变而来,融合为撒拉语并传承给下一代讲撒拉语的人。任何对撒拉语研究(如语法)必须注意到这些语言接触的特点。而目前的研究只注重对撒拉语中突厥语的阐述,不能由此推断撒拉语仅由突厥语成份组成,这样做就会忽略语言的另一半。

## 2. 撒拉语分层学和突厥语的分类

一种语言是混合语,如撒拉语,把它划分为一种语言分支还有用吗?我坚决认为为了确定一种语言的起源,它的确有用。然而,至少对它的其它组成部分也要给予同等关注。一个地层落在另一个地层的顶部的地理学方面的比喻表明各种语言是由经过不同时期合成的语言成份组成,语言不能仅依据语言基础或语言的起源描述,而是要依据语言的所有要素描述。

相接触的语言通常要吸收其它语言成份,接触久了,这种转变和借鉴来的结构便转化为该语言的成分了,如曾经易变的撒拉语。几代之后,再讨论一种语言是目前的“乌古斯”还是“克普恰克”已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语言同时可包括几个语言群的特点。只能说,一种语言和什么有密切关系,或者从X和Y语言转变而来的特点,比如原始的乌古斯语。

孤立的语言或者长时期接触的语言(如撒拉语和撒里畏吾儿)对于传统的分类手段产生了问题。由于这些“小”语言有两个或更多的“大”语言群的特点,它们一直被认为是“边缘的”或“过渡的”。突厥语的分类主要以语音标准为基础。萨莫依洛维奇早期的分类法被兰司铁、本青、门格斯、鲍培、巴斯卡阔夫及铁肯稍稍作了修改。然而,此论文对重要的词法及词汇标准作了补充。

## 3. 撒拉语在突厥语族中的地位

与撒拉语分类有关的两个突厥语组是西南(乌古斯)和东突厥语。许多年来,撒拉语一直被认为是:一支独立的北部/东南突厥语(克普恰克/察哈台类型);一支东部(察哈台类型)突厥语;

一支有克普恰克和中国藏语成份的乌古斯语。

在本节,我们提出并批评对每一种假设的原则性争论,这种争论就是围绕某种特征而进行的特殊分类中心,而这种分类中心对撒拉语和它所在的突厥语分支是独一无二的,对其他突厥语的排斥也是独一无二的。

撒拉语在应用中作为最东部的现代突厥语有自己的特点。地理上最靠近撒拉语的突厥语的使用者撒里畏吾儿,有三座山脉相隔并要经数天行程。从地理上分析,撒拉语可能是一支孤立的维吾尔语群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目前有利利用价值的证据表明它与现代的乌古斯语有基本的联系,还吸收了克普恰克语、南西伯利亚语和东南突厥语(维吾尔语)的一些特点。

## 3.1. 作为“北方”或“东方”的突厥语的撒拉语

柯尔什和萨莫依洛维奇的早期分类中,撒拉语被归类到“东突厥语”(新维吾尔语,克普恰克语如哈萨克语和柯尔柯孜语)。Drimba在1968年提出证据反对这一假设,指出对于北部和东部突厥语引证的独特的撒拉语特征在其它突厥语被发现(后缀-如ta-“山”,后辅音,如在qa l an“留下”)。此外,几种典型的北突厥语特征在撒拉语中并没有出现。

## 3.2 作为东突厥语的撒拉语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撒拉语与维吾尔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撒拉语是当代维吾尔语的一种方言。鲍培、本青、门格斯、托马斯和冯加班等都坚持或暗示撒拉语属于现代维吾尔语。本青、门格斯和冯加班把撒拉语归类到维吾尔语,鲍培等声称撒拉语是维吾尔的分支,托马斯把撒拉语和其地理上最近的邻居撒里畏吾儿语归类在一起。

鲍培用东突厥语假说的例子来说明撒拉语,以撒拉语是派生于现代维吾尔语方言的说法为证,他举出在维吾尔语和撒拉语中都有的四个音位特征:

-j 和 - (来自d和r),例如,都有ajaq“脚”和ta“山”(原始突厥语为adaq, ta, 古突厥语为aja)。

两种语言都有着首字母j-(jol“路”),不像克普恰克的d ol“路”(古突厥语为jol)。

两种语言中都有而克普恰克语有S(ta对应tas“石头”参看原始突厥语tiat,古突厥语为ta)。

二者常在音节省略r(如t“早上”,古突厥语为ärtä)。

即使鲍培有自己的上述分类,这些证据也不能排

除撒拉语是西南(乌古斯)突厥语的可能性。鲍培本人注释撒拉语动词后缀 -mi。一般没有在最东的维吾尔方言 中发现。这一后缀在有关撒拉语的其它观点中成为决定性证据,它属于乌古斯突厥语群。

### 3.3 作为“乌古斯”语的撒拉语

据研究乌古斯突厥语有以下音位学特点,在首字母音节结尾 - >,如土库曼语的 da “山”;Std. 土耳其语 (da<sup>+</sup> [da:] ‘同上’, [da i] ‘山,第三人称所有格’),但在非首字母音节结尾中 -G>o,如古突厥语 jada - “步行”;土耳其语和土库曼语为 jaja<sup>+</sup> “同上”;土耳其语 ulu<sup>+</sup> “伟大的,高的”;许多 t>d 和 k>g (如土库曼语 gel- “来”);ǰ=d>j (如土库曼语 qujruq<sup>+</sup> ‘尾巴’),在克普恰克语和现代维吾尔语中也一样。此外,假定一个假设的前乌古斯语保留了旧突厥语语音中的元音长度,因为元音长度的区分存在于土库曼语中。然而,由于当今没有其它乌古斯语保留主要突厥语元音长度,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乌古斯语本质特征。

马洛夫首先提出撒拉语作为一种乌古斯语的理论,捷尼舍夫接着也提出东南突厥语的影响。Drimaba指出撒拉语是一种有察合台成分的乌古斯语。韩伦也提出两个成分被附加在撒拉语的乌古斯词根:一个由察合台语和图瓦-Khaqas 特征组成的“古老的成分”在跨过中亚朝东迁移期间而获得,以及一个“东部成分”(由捷尼舍夫的分析组成)的特征由中国西藏和蒙古族长期接触而获得的。

撒拉语具有某些语音学、形态学和词汇的特征,这种词汇在乌古斯语中广泛出现。目前,撒拉语的乌古斯词根主要证据是它的辅音,完全的/间接的后缀 -mi 存在和某些乌古斯语词。每一种特征将在下文中逐一论述;我们将发现这些特征的某些方面仅反映出古突厥语的保留,而不是和现代乌古斯语的联系。

### 4. 撒拉语中的乌古斯语因素

#### 4.1. 闭止音浊音化(辅音)

关于首字母塞音的浊音化,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那就是:可能存在的鄂尔浑突厥语首字母塞音的浊音化,它们的一致性;关于浊音化或送气音是否决定首字母塞音的表层对比的理论问题。总之,假如我们把一个首字母塞音浊音化的特点放在鄂尔浑突厥语中,那么它就被保留在乌古斯语中的某些词汇中。在其它突厥语族中包括撒拉语,它又以一种送气音特点被分析。结果,撒拉语“发汉语音”,辅音

后缀的和谐过程以典型的突厥语族形式表现出来。鉴于此原因,撒拉语中首字母塞音的双重特性被恰当地表现为浊音化特点,我在别处也作过论述。

首先提到历时问题,我们注意到乌古斯语中有与其它突厥语中的首字母同形的清辅音一致的首字母浊辅音的子集合。撒拉语也有此特点。在维吾尔语中有首字母 t, 如和同语系的首字母 d 一致,还和土库曼语首字母 t 一致(土库曼语 dar “山”,但是 tut- “拿”,参看维吾尔语 ta, tut-, 撒拉语 da, tut- )。

不知为什么这一明显特征被保留在某些乌古斯语词中,而其他特征却没有保留下来。有些人已证实:这些浊音首字母被另一种浊单纯辅音沿用下来后(例如土库曼语中 dar, tut-) 得以保留。但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如,土库曼语中 dy “梦”)。另外也有一些表明在元音前首字母塞音是浊音,如土库曼语中, gel- “来”, d rt ‘四’;也同样有相反的例子,如土库曼语中, k p “许多”;但是 tyket- “结束”。这或许表明古突厥语中实际上 d 和 t 相对比,尽管这一特征没有(或没有连续地)反映在 13 世纪前突厥语表音法中。

除了乌古斯语和撒拉语外,图瓦语的撒里畏兀儿语中也有这种双重反映特点。然而在撒拉语和撒里畏兀儿语,语音浊音化特征(t-d, k-g, 等),这在语音上被认为是送气音特征。门格斯和其他人已指出这反映了古突厥语非常响亮的特点。然而,主要对比是浊音化之一;例如,图瓦语 gel-, kelin “新娘”。

在下表中,乌古斯语首字母浊音化与鄂尔浑突厥语、撒拉语及东南突厥语作比较((注:鄂尔浑突厥语没有对浊音化首字母浊辅音作对比;首字母 p 在鄂尔浑突厥语中未被证实)。

表格1 浊音化与首字母乌古斯塞音对比(门格斯1995年标准)

鄂尔浑突厥语	乌古斯突厥语	撒拉语	东南突厥语
*b	b, v	/b/, /p/, /v/	b, p
*t	t, d	/t/, /d/ 偶尔为 d,	
*k/q(*k)	k, g	/k/, /g/	k
*t	t	t //	t

撒拉语词汇的主要子集合和首字母音素浊音闭止音/b- d- g- G- /与乌古斯语浊音首字母一致但在非乌古斯突厥语(在此代表如 p, t, k 和 q) 主要针对清音送气音。

撒拉语固有词形式如下表所列(圆括号表非同源词)

表2 一些突厥语中的首字母浊音化

原始突厥语	乌古斯语			南西伯利亚突厥语			克普恰克	东突厥	意义
	撒拉	土耳其	土库曼	西部裕固	南西伯利亚图瓦	新疆图瓦	哈萨克	维吾尔	
*b	bitir-	bitir-	bitir-	puttur-	bydyr-	bydy-	bitir-	pyttyr-	完成
*b	bol-	ol-	bol-	bol-	bol-	bol-	bol-	bol-	成为
*t	tut-	tut-	dut-	tut--tuht-	tut-	dut-	(usta-)	tut-	抓
*t	da	ta	da:	tas-tahs	da	da	tas	ta	石头
*k	g z	g z	g z	k z	(karak)	(karak)	k z	k z	眼睛
*q	Gi	ki	Gi	qes		(k n )	qis	qi	冬天
*t	tix	tix	tiq	(un-)	---	(yn )	iq	t iq-	出现
*t	d: d: ex	t: d: ek	gly	tydyk	tetek	d: d: ek	e ek	tetek	花

如上所见,在词中,甚至在第一语支中,首字母辅音的浊音化并不完全一致,在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例如新疆图瓦语中有dut-,但在南西伯利亚图瓦书面语中有tut-“拿、持”。在乌古斯语中,这种不一致也存在,例如,突厥语的gymy, Xasarli土库曼语为gymy,但土库曼书面语中为kymy“银”。比较土库曼语和西部裕固语,二者都有固有的浊音化,土库曼语t atla-“劈砍”,但在西部裕固语中为dzahp-。同时还存在这样的问题:象这种首字母的送气或浊单化方面形成根本的对比吗?撒拉语有基本的/bdgG/起初被认为是清非送气音[ptkq]或当作半浊音[BDG]在撒拉语中,我认为声带颤动的是音素,而不颤动、不送气的是语音。一般认为多数突厥语中,阻塞以浊音化(浊音对应清送气音)为特征;多数藏语和汉语方言的闭口音有送气音特点(清非送气音对应清送气音)。这两个最东面的突厥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属于汉藏语系。它们在突厥语族中是独特的,因为非连续阻塞的特点是以送气音基础的(至少在表面上)。撒拉语中的一系列例p,ph,t,t<sup>h</sup>,k,k<sup>h</sup>,q,q<sup>h</sup>在字首位置如下:

[p]ure ‘皱纹’ [p<sup>h</sup>]urni ‘鼻子’  
[t]ox ‘盖子’ [t<sup>h</sup>]ox ‘鸡’  
[k]illa ‘很重的’ [k<sup>h</sup>]illa ‘忙的,紧急的’  
[q]u ‘鹰’ [q<sup>h</sup>]us ‘吐’  
[t]e na ‘蒸’ [t<sup>h</sup>]e na ‘变成’

在东部撒拉语中,象汉藏语系一样以送气音为基础的非连续阻塞音的特点,产生了相当强的送气音。因此,撒拉语的这一特点表现为汉藏语系的特点,而并非为突厥语系的特点。

在为数不多的撒拉族文献中,多数研究者认为撒

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的塞音在送气音基础上被区别,因此所有其他突厥语的塞音有浊音化特点。

由于浊音化与送气音的对应很明显,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所有的突厥语中,包括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只有浊音化被认为是音素。然而,在此我提出假设:欧亚大陆实际上是语言的连接带,突厥语和俄语等西部语言中带有明显的阻塞浊音化特点,在汉语等东部语言中有明显的送气音特点,在二者之间存在象撒拉语和图瓦语一样的混合体系。

为什么这很可能是一种假设呢?多数汉语方言和藏语明显地有送气特点。蒙古语和突厥语通常被认为有明显的浊音化特点,但事实上蒙古语和维吾尔语首字母阻塞经常表面上为清音或半浊音。我认为中国西部、东突厥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很可能是浊音化和送气音相连带。我进一步认为撒拉语由于受汉藏送气强烈地方影响,基本浊音化特点在表面上已被混淆。

在语音上,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似乎清楚地具有送气和不送气的特点;但在东部地区其它突厥语浊音化特点不是很明确的。多数突厥语研究认为塞音特点是以浊音化为基础;这种观点在西里尔字母和阿拉伯突厥语手迹中,要么是基于听觉的事实,要么是受表音法浊音化差异所影响。

由于塞音在浊音方面有明显的对立,在此以p/b,t/d/,t /dz塞音为代表,列表如下:

表3 撒拉语中首字母闭口音浊音化的代表

固有的	描写形式	表现形式	意义
/bitir-/	bitir-	p thr-	完成
/purun-/	purni-	p'urne-	鼻子
/tut-/	tut-	t <sup>h</sup> ut <sup>h</sup> -	抓 拿
/da-/	da-	ta	石头

/gz-	gz-	kz-	眼睛
/gz-	gz-	kz-	冬天
/gz-	gz-	kz-	砍
/gz-	gz-	kz-	花

(暗示 我知道/见过/肯定')

撒拉语固有词形式与土库曼语形式是相对应的。然而至少有两种其它语言,像撒拉语,都有这套浊音首字母闭止音。图瓦语和西部裕固语都不是乌古斯语。然而这两者都有撒拉语类型(如汉语类型)语音遵循的规则:在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基本上有送气音特点,而没有浊音化特点。

在这些语言中浊音首字母词的子集合基本一致这事实表明一个共同来源呢,或是后来获得的局部性特点呢?撒拉语的辅音对加强撒拉语对乌古斯语的可能的直接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尽管这些特征在非乌古斯语(图瓦语和西部裕固语)中也发现,但只有撒拉语有,此外西突厥语形容词后缀 -ll (如在 ta l “山”, dahli “甜”。参看突厥语 tatl, 阿塞拜疆语 dadl, 维吾尔语 tatl q)这包括鲍培的第三分类标准, IV >-l, -lu)。

在此我假设闭止音浊音化的确支持了乌古斯假设。不过,从一些图瓦语较精确的抄本和西部裕固语资料中,我们能看到,像撒拉语,无论这两种语言有无基本浊音化,但表层送气音特点是存在的。如果这样,那么后面的语音学贯彻原则就成中东亚洲的地区特征。

#### 4.2. 其它音位特点

1. b>v的弱化:字首字母为b的单音节动词类在撒拉语中被磨擦成v-。这种磨擦出现在西乌古斯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语)和 khalaj (一个突厥语分支)。在土库曼语中, b>v 是一种语流音变,这表明了在其他乌古斯语中这一语音变化的可能发展途径。

ba“有是”	撒var-bar, 阿var, 土bar
b·r“给”	撒ver-, 土ver, 阿v·r, 乌兹别克ber
bar“去”	撒var-, 土var, 乌兹别克bar
baq“看”	撒vax-, 土bak, 乌兹别克baq

2. 词首增添字母v在圆唇元音前:撒拉语 /ur/ > /vur/ “击,打”, 土耳其语为 vur, 参看高什 <ur>。

#### 4.3. 完成的/间接的动词后缀 -mi

在撒拉语中,作为完成时态的标记和作为间接经历的实际模式,这个后缀有双重作用:事件讲述者的资料是二手的,可推断的,最新的或间接见到的。

撒拉语: U ge:mi ‘她(他)来了’  
(暗示 我听说/我想/好像')

参看: U ge:dzi ‘她(他)来了(我见了)'

撒拉语中-mi 后缀双重作用的存在成为乌古斯语是撒拉语源头争论的中心。人们认为这个后缀是典型的乌古斯语特征,在非乌古斯语中不出现。事实上,尽管-mi 出现在土耳其语,并且在阿塞拜疆语和嘎嘎乌孜语中为完成时标记,这不是土库曼口语特点(尽管在书面语中它作为间接标记出现),此外-mi 的确出现在诸如雅库特语(完成时)和察哈台语(完成时/间接)非乌古斯语中。因此,对于乌古斯突厥语来说-mi 既不典型,也不是惟一的。

撒拉语中后缀-mi 被认为是古语,并反映出保留了古突厥语完成时-mi。尽管有早期发展,但这种间接是次要的。最古的突厥语碑文中有实例表明-mi 有话语用功能和表示先前或完成的情况。现代撒拉语-mi 保留了这两个功能。

在乌古斯突厥语(特别是土耳其语)和撒拉语中的-mi 的功能平行表明了发展的相似类型,但无足够证据证明乌古斯语和撒拉语之间的发生学的关系,因为这一后缀在一些乌古斯语中不存在。在黑海地区的土耳其语方言,例如,只有-mi 的完成式功能作为来自古安纳托利亚土耳其语的古语被保留下来。

那个-mi 没有(或仅偶尔)在东南突厥语中以间接标记形式出现,然而值得注意。在当代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中,-mi 的功能和语义范围很狭窄,完成式等方面的内容用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证据表明撒拉语的间接-mi 是一种古突厥语的词语;至少它还表明和一些乌古斯语的平行发展;还表明从东南突厥语中的不同发展。因此,撒拉语作为维吾尔方言的假设,而不是作为一个乌古斯突厥语的有力的论点之间形成了更多的争论。

#### 4.4. 祈使语气动词连续动词句法结构+虚词DE

虚词DE(在撒拉语中为da~de~ta~te~ti)起动词关联虚词(连接词)和连词“也”(可扩展为“两者都”和“两者都不”)作用。在复合动词中DE出现在不发生曲折变化的主要动词 V<sub>1</sub> 和定向补语 V<sub>d</sub>, 如在 (NP) V<sub>1</sub>DEV<sub>2</sub>-TAM。诸如 NPs 类的插入成分被严格限制。(现代撒拉语中已失去连接词-°P 和-A(后者排除重述行为);不发生曲折变化的动词词干并列一起,并且只有在连续最后一个动词有时态/体/语气)。

当DE随意出现在不发生曲折变化的动词词干和限定定向动词间,它会在两个动词间产生语义距离并表明短时间的连续动作。然而,DE在祈使语气动词连续的句法结构中是强制性的: i te de gel“找回来!” al te

var “去拿来! ”。这种形式在19世纪末撒拉语及乌古斯语得以证实, 不像东北突厥语(如维吾尔语)也有这样的祈使句法结构(现代土耳其语alda gel“拿到这儿来”)

#### 4.5. 撒拉语中乌古斯词词汇成分

许多词汇成分是典型的乌古斯语。其中例举如下:

表4 撒拉语中的乌古斯语词汇

		麻雀	唇	哑巴	手	右	泥	腿, 外胫
乌古斯语	撒拉	sed <sub>3</sub> ie	dodax	sair	d	s ix	palt ix	ind <sub>3</sub> ix
	土库曼	serte	do:daq	ker	d	sa	palt ik	bu:t
	阿塞拜疆	sārt ā	dodak	sa ir	l	sa	palt ig	bad <sub>3</sub> ag
	土耳其	serte	dudak	sa: ir	d	sæ	palt ik	end ik,ba ak
西伯利亚语	西部裕固	qoas~GohGas	də m sə	te ə	ə l ə	o	şalbaq	but~bət
	西伯利亚图瓦	bora-xirilee	erin	dylei,kula: qad i	xl	o	t ilt irtiq	but
	察哈台哈萨克	toraj	erin	sə əraw	qpl	o	batpaq	but
	东突厥维吾尔	qu qat	kalpuk; lp	gas	qpl,ilik	o	batqaq	put,patak

撒拉语sed<sub>3</sub>ie“麻雀”和乌古斯<serte>的一致极其重要。Al-k š ghari给出阿拉伯语“麻雀作为乌古斯语形式,并且Clauson提到乌古斯r在这儿和其它例子中必定是外来的 现代撒拉语形式有这方面的可靠证据。

在历史上的和现代突厥语及乌古斯中(尤其在察哈台语,如东中突厥语,Drimba,1968年)发现许多词汇 但这些词汇在现代东南突厥语中并未出现。鞑靼语也有saʊ“右”“手”在鄂尔浑突厥语中为: ālik,“肩”在察哈台语中为 ja ir。“腿、胫”在察哈台语中为 ind<sub>3</sub>yk;Qarachay语为int ik“踝”,Balqary语为ind<sub>3</sub>ik“同上”;Bashqurt为ensek in-t ik。

这些例子对于乌古斯并不是全部,它们仍表明(1) 这些词素不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或西部裕固语借词。(2)撒拉语保留了乌古斯语西克普恰克语相似的一套词素。

撒拉语中,也有其它不与现代乌古斯语相一致的中东突厥语形式的同词源词:

bid<sub>3</sub>in‘猴子’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为majmun;土库曼语为majmin;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为majmi l;南西伯利亚图瓦语为sarabaqi n,新疆图瓦语为m t in;西部裕固语为bed<sub>3</sub>in

g lex“牛”鄂尔浑语为 k lik‘牛车’;kās 语为 k lyk;哈萨克语为k lik(在现代土耳其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和乌兹别克语未得到证实。

这两个都是古突厥语古词保留在撒拉语中的例子。在其它突厥语中,majmunj是波斯外来语,g lik“牲畜”在14-17世纪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中得到证实。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韩喜玉〕